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

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

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後而興焉非

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

乃可與非或問揚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

不知其他也驕且吝餘房玄齡問郡縣之

治秦罷侯置守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

列國謂封建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

五等諸侯

雖無五等而雜封魏晉已降滅亡不暇

功臣宗室子第魏晉已降滅亡不暇

實故封爵然臣名無手吾不知其用也觀之

求親晉之促矣揚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

其用可知矣疏屬之南云沈汾水各管峯汾水之曲符

分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

以具饘粥音音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

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時

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

之拒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

悅以怨悅謂不知德及我怨謂今之為政者

有謂矯求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

者養已歎反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齊北

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

彥者寔國掌命揚信字遵彥文宣特為尚

而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竇威好

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

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

後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北山丈人經山

孤丈人之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

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矣

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常得

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行

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

子孟先是武帝書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

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

三十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

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

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

臨之已而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

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子遊河間之渚隋

音渚今郡連涿水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

夫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叔曰何人

也子曰隱者也叔曰盍從之乎去子曰

吾與彼不相從又矣尼吾道自仲

不相從也至人相從乎名還從隱乎子曰

否也異言至人有各一而難名者也天下為道者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馬而不可

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

猶有為故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

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之政薛

文苑之林 卷之三

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

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諸侯稱邦大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

孫焉罪國不除無不如是之亟也亟猶去

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

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賀若弼請射

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

一發中的命弼射請子觀日去聲子曰美哉

乎藝也六日藝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游成而下君弼不

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弼果誅死復也子謂荀悅史乎史乎

悅字仲豫漢紀三十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

言美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

祖之志復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

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

聖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求

不朝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

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治之辭梁

鮑昭江淹古之循者也掾反其文急以怨

卷之三

四

言事有罪下獄上書其
也其文怪以怒之南史無
吳筠孔珪古之狂者

怪又疑是王均字元禮
為文好押強韻多

對掌文翰而不可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織人也

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
歌詩傳于樂府

街之融字元長文詞辨
長於徐陵庾信

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冊皆為之好裁緝

新意自成文辭信字子
山與徐陵同為學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
也其文淫劉綽

常稱兄弟孝威孝儀俱
以才名顯其舅王筠

阿土孝綽小名蓋滌
或問湘東王兄亭子

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
世祖之兄竟陵王子

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
文章見矣謝朓淺人

也其文捷也其文虛
夜之飲相和為詩不持

詭人也其文虛夜之飲
相和為詩不持為長

事此詭佞皆古之不利
人也或亂國子謂

可見矣佞皆古之不利
人也或亂國子謂

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
子之心焉其文約

以則詞簡字約而理有
法則是君子用心也

則務當與天下共之
平尚書令好禮不營

獨念封禪文自比謝安
升梁時掌文誥累為

太進無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
士憂樂人之樂此心尚書召子仕者天尚書
可見矣用兩反

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
蜀也僻遠以截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

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子曰吾

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

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王豪誘

恪音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

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子曰戎而賢

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及

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子曰陳思王

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彫

人讓兄子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

典出親師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

也辯道明約理今之史也耀文詞事問文子

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

理曰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

焉何謂四名一曰化雅續大天子所以風天

下也之形風天下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

俗也移蕃臣 三曰頌魯頌周殷 以成

功告於神明也享歌之樂 四曰歎變雅風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哀國異政家殊俗詩人

此變以諷刺其上使達凡此四者或美焉嘉

之或勉焉則無足嘉 或傷焉則勉不得 或惡焉

則不足傷也或誠焉 是謂五志皆志

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

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

則無所取衷矣勸之皆約歸中道匪如字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生之有雅手續

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

而分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

列國變則懷其舊俗列國之風深以固其

人篤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

上下相安乎曰君謂天子也言天子為言也我

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及其變也 變勞

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謂薄

其不安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

故民亦擇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

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

及其變也政變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

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

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

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

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

吾得逃乎何敢怨不可逃避怨怨而不傷則不

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

何傷賊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

邦家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何則社稷

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之子曰變風變

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

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温彦

博惡之彦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卜官終僕射

下同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直二子正子曰愛

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亡性去聲殺

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行非遊仲

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

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子聞

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周儕季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盜小民窮則

切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

乎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

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

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損之可也

監則衣弋絺傷乎禮善甲當陽之義

聲中焉可也則不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

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意其害在變民節用不

必道稽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

今之事君也以佞道無所不至皆所至子曰

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謂別立理之論吾

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卞論公華而巳不吾

於詩書也卞而不敢議議其治亂失之由不敢

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

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

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

言也故我續而存之子間居儼然

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步若有

所畏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

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挈無長

物焉長刺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

黃白不御黃白然絲色取自婦人則有青碧易染者

子宴賓無貳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

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

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

索曰尔於我乎取無擾尔鄰里鄉黨為也

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州為鄉五族為黨我則不厭鄉人有

喪子必先往救之反必後哀未忘子之言應

而不唱問則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子

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

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子濟大川有

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悍不

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備鍾以往曰

吾非從大夫也送行器圖缺也非大夫則

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音勺

灼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

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惟

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自古有之夫子

謂芻靈者蓋謂備者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

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子之他鄉舍人

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

言人所動萬春鄉社所居隣各子必與執事

翼如也執如豆之事芮城府君起家除服

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

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

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至心為之內直而

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內外退而謂董常

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

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釋德焉不以財為

禮正引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

請期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

吾從古夫為婦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

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音若

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

之仕也以行其道道人行今之仕也以逞其

欲厚已難矣乎難致子曰吏而登仕勞而

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晉吏執

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用吏才而已非假德之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受德

古者士登乎仕從王謂後造也吏執乎役役力

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官祿及勞者一身而已

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

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

不絕也也不屑不介意也也迹謂攝位也也內實達

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

而禍亂不作謂建道復制子明辟也公深乎深

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

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故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

易以衰恃險而在修德易去聲下宅議不無

功作五斗先生傳不遇時則繼酒一飲五

斗自作五斗先生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下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倫責其敗人

中說卷第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怨攝政而當

也代武王答伯禽私其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怨於性盡矣

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

也皆漸亶亶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

不知其由也亶亶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

溫彥博問愁康阮籍何人也嵇康字叔夜

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

雞音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

窮其變或失於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

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

子曰通變之謂道則可以變執方之謂器以可

方則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澹默

携壺使人荷鍾隨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關

行曰壺死則理矣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關

所不能窺其闕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

亦可乎下不可兼忘也曰道足乎曰足則

吾不知也靈亦放而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

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

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叔薛生曰此

以言化示行法令彼以心化行道人陳守曰吾過

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

曰收善言叔德善聽同志房玄齡問田疇

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

奉使于天子及迴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

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决其發謀動慮經

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謂昭

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

帝廟奏昭德舞狀修太原府君曰何如子

文物以綏安天下也

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

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噫武德則

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

世曰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湯

革命一時之功周子謂史談善述九流馬司

行典禮萬世之道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

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

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

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

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

言則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

弊則非之非真儒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

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

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

作故曰存乎其人真人謂子曰安得圓機之

士與之共言九流哉機發必中安得皇極

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

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證九杜淹問

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

崔浩字伯淵好皇曆及真君長程元曰敢

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幽今為邠周始

終疑則風遂變矣則儻金滕未開非周公至

誠孰能卒之哉乎發乎禮義是卒正也止元曰

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在剛詩何之以後子曰夷

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周始衰微國風

遂變不復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周傷故終之以

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

以正周已變而以幽也歌幽曰周之本也七月

陳王業后搜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業

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周而繫幽者正

其本存也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

仲知之侯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符秦舉

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

亦二故曰中原靜也或曰符秦逆東晉在而

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伯使征不庭符

秦何逆抗上順下遼曰逆上亂下音周制至

公之命汝若策命曰五若九伯故齊桓管仲

不得而背也故上順晉制至私之命後賄帝已

謂之行天下大行天下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

乃抗號無主秦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

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音倍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魏孝文治具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定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

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

補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

不用爾魏帝實炬入周子之家廟

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

國穆公虬自宋奔魏遼東之役子聞之曰

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

亂十年又征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

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公卿不用魏

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

為人驕兵乃天驕則滅非王孝逸謂子曰天

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利子

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

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

閑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

逸曰樂聞過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

曰樂逢善人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

遊於館陶魏有館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

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

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

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通劉炫見子

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

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子

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

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炫退子

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

門尼父之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

情無邪則貌恭而凌敬退子曰賢哉儒

也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子曰大風安不忘

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

弓守四方以不忘武備

而心在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

雜霸也前過志形哀痛之謂也樂音洛子曰詩書

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

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

之典晉賢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場不云乎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

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或問佛子

曰聖人也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

教也西禮義之外可行非中中國則泥濁也

聲去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

古之道也越舟而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

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

乎儉事跡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

子遊太樂樂聞龍舟五更之曲江場帝將遊

此瞿然而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

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

乎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皆捨道人

子曰誠哉此信有或問荀彘荀攸子曰皆賢

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乙攸生子曰生以救

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魏祖有文若功

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

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義如魏

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帳舉事慎密雖子弟

不能知魏祖常稱善不進君之荀軍師

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君之荀軍師

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獨子

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

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

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鎮之以靜則不

行而謹性復靜雖未惟有道者能之道有儒

能如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

何撲而非便也撲虛子曰先王法服不其

深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

重其足也衣裳檐如盛貌檐曰裳檐如劍珮

鏘如帶劍示威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重

有節則躁無自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

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

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天下

庸得不馳聘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素

不以禮董常歌鄴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

引人以禮董常歌鄴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

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子聞之曰天實

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子聞之曰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此比門藩也刺仕不得志

董常不遇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鍾鼎什物

珪璽錢貝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

道聚淳朴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

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見子光注曰會逢

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

焉反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達也適在

山林隱居不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

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

不變其道者一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

高莫其天真其次地隱僻地山林其次名隱

名混朝市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簡靜子

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廣廣也子曰廣

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有擇子謂晁厝

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

一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

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賈瓊問續書

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志

志謂帝王有志於治者曰策策慮之而大臣

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壽曰訓訓師曰對

奏對曰讚讚襄曰議議評曰誡誡監曰諫諫箴文中子

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

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唐分割者

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

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元舉一

天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嘗假帝其制自謂也其

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

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文中子曰

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

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畏人易繁師

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知難子笑

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不難視之不

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比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

已不在我思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

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則可非得歌于髦

而遣之于髦衛詩美也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果求賢不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

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玄齡問立功立

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子謂姚義

相時子謂姚義

可與友久要不忘聲平賈瓊可與行事臨難

不變相友貴去聲薛收可與事君仁而

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子

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小智自

好奇尚恠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之理然薛宏請見六經續六經也子不出門

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言宏非子有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

郡人非之過非其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

章而云鄰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

自不鄭和見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

中彼謂文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

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也子曰我未

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矣焉得勇於勇

義曰勇勇於力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

英雄自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人問勇士曰必

也義乎凡皆不得其賈瓊曰甚矣天下之

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

知之况人乎孟子則知天言聖人知其性也知

卷之四

十一

亦知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
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
焉若明王出當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
親終於立身言尔父不陷不義問忠子曰
孝立則忠遂矣揚素賢則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

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炫

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子不

谷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此所謂易在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

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

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

情尔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以天下
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
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常曰非告
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應常曰非告

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夏疑後云子曰
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應之情曰迹吾告汝

者心也乎以天命曰心本合心迹之判又矣
舜自禪禹以心言之則一故曰其所以禪之

之亦一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
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

言乎易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
得其時則存心迹也聖矣哉不吾獨得不二

二道為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彼也汝觀
我則殊心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

乘時而用則安知心各云當而已矣惟當謂
與迹果殊哉道去聲各云當而已矣惟當謂

未違一也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
時其一不違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

亦門人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
未見傳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知

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
知使先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

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

見王者之志乎志詔行天下則其恤人也周

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

易恤人故音應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

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叔恬曰敢問策何謂

也有續書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

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勞心問賢其惟策

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

當其地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

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

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如經道甚天物不

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懸於

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謀而師成然亦

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

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道成

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問

之事君皆行焉民亦文中子曰廣仁益智

莫善於問有續書乘事演道莫善於對有續書

也長流貌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

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營洋洋乎

晁董公孫之對賢晁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

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所為也

於正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者天之為也

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則除害

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

失也有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

言無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有續書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間舜有

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

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大哉乎并天下之

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

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子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

預防之所以有誠也有續書切而不指切至

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勤禮委曲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

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諫國音

吝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

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

道所以不跌也不結反取泰於否易昏

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可諫文中子曰晉

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一紛吾視惠懷傷

之懷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捨三國

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之志三國何

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制吾視桓靈傷之漢

帝諱宏梁中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

安取制乎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

之政近雅矣洛陽文魏始備故曰近雅也都

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十餘年無定主等文立

也宣武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

和八年始仕焉虬薦其王肅及開胡未程元

曰三教何如道子曰政惡多門久矣不教

多則政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賢

出則異端自去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

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推波

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諱德

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關風爾

通子讀洪範謹義極謹義音熹曰三

敬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若義貴中

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程元魏徵

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郅憚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

命志制之別郅憚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

垂戒欲悟陛下宜即天命也非在人造焉

終天不取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

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

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賈瓊以告

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

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

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

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

變化之心乎心已形於外則達志事之道其

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

幾可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無

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無

變必不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

手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

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

也譏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

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子見

縷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

矣子法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

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

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義曰若之何決勝

言仁義何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責其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

聲見主人必俛之俛鄉里不騎不騎

雞初鳴則盥嗽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夫

人有病子不交睛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

必泣以拜喜惟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

若史記先黃老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

主三國志反是故惡矣異端者迷之而

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

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命此稽

事也彼天時也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而

不知人者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而

窮理所以定命矣易云吉凶曲折無所逃乎

事有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

獨能致之改委曲拆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

之乎命知天命畏天非聖人孰能至之哉性盡

惟至人命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命元

書也易子曰至矣也易者性命之書賈瓊曰書

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

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晉曰兩漢

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邠人乎漢

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

已而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

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之昔

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其雜百王

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心則正

乎譎霸之跡則反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

董仲舒曰秦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帝二

三王名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

稱長世之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

禮未備禮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復後來聖人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其無純懿之時耶弘矣安知子謂李靖智

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

性少則仁勝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

智惟此為然幾乎聖道賈瓊問何以息謗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

子曰無辯勿與人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與勿

爭小理人子曰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霸其

及身為功雖近然謀遠子在蒲蒲古中郡之地

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薛收曰城復于

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賦免爰之卒章

卒章王國詩也桓王之後逢此百姓與子曰好動

者多難湯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子

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

幾成務存時效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

之鄉也動之序也交在卦如人居鄉薛

生曰智可獨行乎謂卦為獨行子曰仁

以守之智不以仁則不能仁則智息矣安

所行乎哉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

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信也運之以智五常

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

動也凡可佞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

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

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

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明王雖

與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子讚

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

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

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卦

止說一封也守則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

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

利在有用則成利此謂相安則就未果是

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

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

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所續詩

明也此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救此失也文

中子曰強國戰其惟恃霸國戰智不戰而

兵在王國戰義禁民為非帝國戰德無仁者

於天矣德皇國戰無為安見其有為天子

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

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取故帝制沒而名

安則去此謂相安已賈瓊問太平可致乎

實散矣此言各實散則元子曰多言德之

賊也有德則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薛方

士傳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

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必也

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諫

吾後或問常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

矣北齊攻雍州相此幹事而巳問楊愔愔

字遵彦北齊文宣帝子曰輔矣情以朝章

不幹輔相之器故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

如何煬化帝幸江都化及絀逆子曰順陰

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事所與則一天君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

守仁義以賈瓊為吏以事楚公皆自署吏

未君命故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

道子曰遠而無介無傷介就而無諂泄

其身不汎乎利而諷之無闕其捷汎汎而

諷之勿辯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

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

可也不性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

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武帝號也始

得中原建天子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是乎未忘中

則江以南為正躰故曰近於志也晉陽穆公

國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

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齊梁陳之德言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

也後魏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

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

心自作之乎彼漢以非古也或問志意修

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

者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

守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

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和帝在位十歲

為於此不續元經以漢制已絕乎子曰君子

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復待其傾耳

以聽拭目而視特之故假之以歲時和綿

時至相靈假歲相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操

舉兵吳蜀繼作孝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獻禪魏漢制乃絕

乎魏文帝明帝未下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

同軌平晉武天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矣

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

揚駿橋詔輔政改元永元經於是不得已
熙賈后赦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
而作也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

然後詩亡元經興而帝制亡矣

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

續書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

于王若魯季孫行天子不採風詩有採樂

官不達雅古為詩樂為國史不明變國史

得失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後詩存空詩

可以不續乎漢而下君子不化不傳於

中說卷第五

卷之四